



邓湘子《像蝉一样歌唱》:

# 唱出对美好生活的新期盼

□韩 进

邓湘子长篇儿童小说《像蝉一样歌唱》是一部讴歌新时代美好生活的赞美诗。小说讲述湘西侗族居住区岩头坳因为高速公路开建带来的由惊恐到欢欣的有趣故事,反映了山村农业文明与当代科技文明在激烈碰撞后由畏惧到相拥的发展历程,通过女生合唱团“像蝉一样歌唱”侗族大歌《蝉之歌》的诗意描写,讴歌新时代带给山村社会发展的新变化和村民向往美好生活的新期盼,具有深厚的民族民间风味和鲜明的时代象征意义。

小说以四年级小学生易定柱梦见“好多好多的蝉变成了爱唱歌的女孩”开篇,通过与其堂姐五年级小学生易春蝉“关于蝉变女孩”的对话,巧妙地将树上的蝉、易家姐弟、女生合唱团等三组主要形象融为一体,由此展开三条故事线索:村里的蝉鸣声由消失到复归、易家姐弟苦苦寻找的大白鹅自己回到家中、女生合唱团紧张排练侗族大歌《蝉之歌》。引发这些事件背后的原因就是修建高速公路的机器轰隆隆地开进了偏僻的岩头坳,彻底打破了山村与生俱来的寂静。这一切都是因为村民们从未见过、发出奇怪叫声的庞然大物——高速公路挖土机的轰鸣声引起的恐慌。这场末日大逃亡般的魔幻场景,将以高速公路为代表的科技文明与以飞鹅为代表的乡村文明的交锋碰撞表现出来,让人思考乱象背后的深层原因。

如何让与世隔绝的村民接受高速时代的到来,事实是最好的老师。作者将易家姐弟的“寻鹅旅行记”设置在高速公路沿线,借以展示高速公路建设,让他们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受、用自己的体验去比较,了解高速公路开通后将给人们带来的交通便利、环境优化、生活改善和美好前景,自己得出高速公路不仅是连接山里山外的一条通路,更是村民走出贫穷的致富路,通往美好生活的幸福路。侗族人对高速公路前后态度的巨大反差,反映了人们观念的痛苦转变。转变观念后的侗族人面貌一新,他们用自己特有的能歌善舞的方式,跳起大型集体舞蹈,拥抱高速时代的到来。小说在大团圆式的狂欢中,写出侗族人对高速公路即将建成的期待和庆祝,感受着侗族人的欢歌笑语,



带领读者沉浸在美满幸福的憧憬里……

新时代的美好生活应该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多元文化相融相通,这一生态文明的绿色发展理念在小说中有着很好体现。小说中写到高速公路的设计和修建,始终将保护自然生态和侗族文化遗产作为第一原则,为此高速公路经常改道而行,宛若彩带萦绕在山岭之间,又如游龙穿行于山涧田野。不仅如此,高速公路的站点和线路设计,还特意将湘西自然景观和侗族文化遗址串联起来,将高速建设、环境保护、文化旅游融合一体,每一条高速都是一条绚丽多彩的山水人文画廊,展示了美好生活的美丽画卷,让人了解湘西,向往未来。作者把眼光投向社会发展与自然保护统筹考虑、乡村振兴与文化遗产并行不悖,呈现出不一样的文化景观。

人类生活在自然界里,人类无论走到哪里,也离不开自然的怀抱。人始终是自然的孩子,要对自然心存敬畏,亲近它、了解它、和它做朋友。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传统与现代的相融相生,集中体现在侗族大歌《蝉之歌》中。侗族

人的生活与艺术,和大自然高度地协调与融合。侗族大歌的艺术特色就是模仿天地之间的虫鸟之声,就像作品开篇易定柱对姐姐易春蝉所说的,“姐姐一定是蝉变的”,“会唱歌的女孩子都是蝉变的”。在《蝉之歌》里,女孩就是蝉,蝉就是女孩,人与自然就是这样和谐一体,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作者以“像蝉一样歌唱”为作品命名,让人想到人与自然、山野和虫鸣,想到侗族大歌的旋律和古老的侗族文化,想到群山环抱的神秘湘西和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给人丰富的想象空间和悠远的艺术胜境。

作者自述“《像蝉一样歌唱》是一部关于土地与童年、关于劳动和创造的颂歌”。土地与童年是一对生命伴侣,是人和人类的故乡,在当今城市化进程使人类日益远离大自然的时候,儿童文学创作回归“土地与童年”意识,带有文化反思和文学寻根的哲理意味。作者在《后记》中说:“我喜欢土地。我喜欢在土地上成长的孩子。我喜欢讲述孩子们在大地上成长的动人故事。我喜欢那种将乡土题材上升为土地意识的艺术表现。我在《像蝉一样歌唱》里写蝉声,写歌声,写一条高速公路的修建,希望写出生命成长中刻骨铭心的体验和记忆。”

小说以寻找大白鹅为线索,写孩子在“大地上的探索”和在探索中成长。大白鹅的逃失对一个乡村孩子来说,是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他情感上的重大事件。寻找大白鹅的过程,是孩子与大地亲密接触的过程,也是认识家乡和新建高速公路的过程。大白鹅最终自己飞回家里,和孩子团聚,既是情感的慰藉,也表明生活的美好复位,人们又重新回到坚实的大地上。从土地被侵害的惶恐到高速即将开通的欢欣,是孩子情绪上的起伏,也是整部作品的情绪变化,包含着孩子在经历了两种文化由对抗走向包容的融合中逐步成长。但这里的成长不是儿童个体的成长,而是发生在湘西这块神圣土地上的跨越式发展——经济、文化、自然、人类的协同发展。小说以小孩子的视角反映土地的命运,从小山村的变化折射大时代的变迁,以侗族人的淳朴讲述中国梦的故事,引发读者对湘西西南大地的了解,对“土地与儿童”的感悟,渗透

着可感可触的土地意识与童年美感。

作品有鲜明的侗族文化特色和浓郁的诗意抒情风格。侗族人自古以来爱唱歌、会唱歌、会编歌,认为“饭养身,歌养心”。侗族大歌模拟鸟叫虫鸣、高山流水等自然之音,以其“清泉般闪光的音乐,掠过古梦边缘的旋律”,被列入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作者大胆借鉴侗族大歌的类型来表达内容和结构形式,用侗族歌唱文化来辅助叙事,全篇充满侗歌的旋律和蝉的鸣唱。

在小说构思上,作者将整个故事设置在侗族文化现代化的宏阔背景下,以侗族大歌的古老形式,传达当代侗族人的生活情感,达到了“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的艺术境界。小说《序曲:嘎腊温》在侗族儿童游戏歌《蝉儿回来了》中拉开序幕,《尾声:多嘎多耶》在集体狂欢的新编侗歌《高速公路过侗寨》中徐徐落幕。作品主体部分按侗族大歌的四种类型分为《嘎听篇》《嘎吉篇》《嘎麻篇》《嘎想篇》四个部分,分别以侗族大歌的声音大歌、叙事大歌、柔声大歌、伦理大歌四大乐章,将歌唱内容和歌诗形式近乎完美地结合起来,营造了一种古老又清新的民族民间文化氛围,犹如一部完整的关于侗族文化的歌舞诗剧。

作者十分注重侗族传统文化艺术元素在作品中的合理运用,整部作品有32处采用了侗族大歌的歌唱方式来讲述故事,其中传统大歌《蝉之歌》成为贯穿全篇的主旋律,通过《蝉之歌》在不同情景下多种形式地反复吟唱,将侗族文化元素融会在形象塑造、情节推进、事件展开、环境烘托、人物语言的方方面面,以情景交融、神与物游的虚实笔法来创造美感境界,在诗情画意中给读者以深远的历史感和鲜活的现实感,古老传统的侗族文化在当代儿童文学艺术中获得新生。

邓湘子是一位有追求、有责任的儿童文学作家,《像蝉一样歌唱》讴歌了新时代侗族人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描绘了人与自然和谐、传统与现代融合、多元文化相生、生态环境优美的美好愿景,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融时代性、民族性、艺术性、儿童性于一体的现实题材儿童文学原创精品。

■短 评

## 深谙“三心”,“浅语”生花

□崔昕平



我国幼儿文学创作领域里,多年坚持原创幼儿文学的作家为数不多,能够留得下、记得住的幼儿文学作品形象,同样屈指可数。系列长篇的低幼童话创作,为塑造留得下、记得住的“形象”提供了更多的可能。苏梅的长篇童话系列《熊班长和熊小兵》,清晰地显示了她在幼儿文学领域的不断思索与拓展。

低幼童话以清浅短小的故事、图文并茂的形式,成为儿童最早接触的文学样式,虽然清浅短小,创作起来却极有难度。苏梅是一位从1995年即开始低幼童话创作的作家,已创作千余篇低幼童话故事和大量绘本。几年前接触到苏梅老师的作品,感慨低幼童话创作之难,给苏梅写了一篇小评,题目即《低幼童话的大不易》。低幼童话在叙事和语言方面受到非常多的束缚,不能用太复杂的叙事技法,且要用最简单的、接近于儿童口语掌握量的词汇去创造故事,还同样要求故事的生动性。这构成了低幼童话创作的难度所在,林良先生称优秀的低幼文学为“浅语的艺术”。苏梅对浅语艺术的驾驭相当圆熟。她善于用轻浅的语言编织颇具可读性的故事,在她笔下,复杂的事物寻找到了儿童化的表达方式,变得轻松活泼,生动多彩。苏梅投身低幼童话创作已经有20多年了,且长期与低幼儿童保持着密切的接触,这样的长期积淀,使得她对低幼童话的把握日趋娴熟。新作《熊班长和熊小兵》以系列长篇的形式呈现,以“幽默”为风格定位,可读性很强。苏梅的创作深谙三心:驱动阅读的“好奇心”、原汁原味的“童心”、有意思又有意味的“用心”。

■新书快递



《狗牙花飘香》

张葵儿 著

科学普及出版社

2019年1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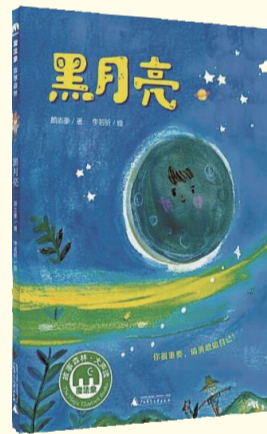


《我的妈妈是精灵》(注音版,套装上下册)

陈丹燕 著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9年2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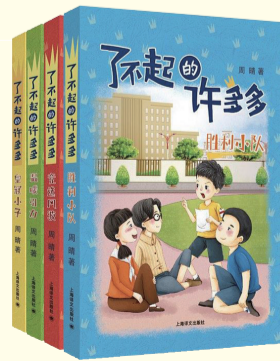
《黑月亮》

颜志豪 著

李若昕 绘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年1月出版



《了不起的许多多》

(套装)

周 晴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9年1月出版

田晓倩的爸爸妈妈因事去了外地,留田晓倩和奶奶相处几天,奶奶用全身心的爱来呵护晓倩,上学去送、放学要接,甚至跟同学生生日也要送到楼下,晓倩却感觉自己没有自由。两代人因为饮食习惯、生活习惯的不同也会产生分歧,懂事的田晓倩该怎样和奶奶平安相处呢?

陈丹燕的文字里没有成年人的傲慢和武断,也从不故作灵巧,她不以女孩的知心人自居,也不做一个说教的引导者,但她的真诚却总是直抵女孩的内心深处。她和女孩分享青春的爱与痛,因为她始终热爱着她们。

黑月亮和白月亮是一对双胞胎。黑月亮昏暗无光,白月亮美丽,黑月亮不喜欢白月亮高傲的样子,又羡慕他可以发光。有一天,一道不知名的烟火划破夜空,黑月亮为了证明不只有白月亮美丽,烟火也很美丽,便赌气飞下来寻找烟火。在寻找烟火的过程中,黑月亮得知,没有了自己,只有白月亮,星空只能维持满月的形态,很多生物受到影响,再这样下去会气象大乱,所以黑月亮决定返回星空……

“了不起的许多多”系列作品由《胜利小队》《竞选风波》《温暖礼仪》《皇冠小子》四本组成,主人公许多多是一个典型的现代都市男生,他有着和绝大部分同龄人一样的快乐和烦恼。阅读这套书,你将发现许多多了不起的一面。他能把枯燥的背单词变为接龙游戏,他可以发明小游戏来帮助自己和同学改正小陋习,他靠着自己的爱心、勇气和创意赢得了老师和同学的赞许。

■阅读札记

## 心被理想之光照亮

□张家鸿

黄蓓佳的《小船,小船》叙写的是少年们的成长故事,历数他们成长的艰辛与苦痛、欢乐与收获。作者用温柔纯净的童心和细腻婉约的文字为他们保驾护航,同时也给读者送去可以期待的美好未来。

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他们的成长之路各个不同,成长之难迥然有异。师友的离去、自身条件的不足、家庭不够温暖、孤独的挤压,都会让一颗充满稚气的心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比如《雪·太阳·村庄》中的少年冬生,他在妈妈的眼里,不管哪个方面都比不上成绩永远100分的弟弟春生。妈妈对他苛刻,觉得他几乎一无是处。优越感强烈的弟弟也时常不把他当哥哥看,还会对哥哥冷嘲热讽。幸亏有秦老师反复的鼓励与鞭策,才让他对未来之路不失信心。

被理想指引的成长是美好的,长期沉寂换来的是有朝一日的光芒四射。这个最可贵之处并不是光芒四射的那一瞬间,而是默默付出、克服万难、执著追逐、坚持到底的全过程。小说给读者留下充满想象空间的结尾,让人觉得天地之所以辽阔就是专为有志男儿的拼搏而准备的。

学钢琴的少年被盲老人的胡琴演奏打动之后,不顾母亲的劝阻放弃学习钢琴,最终在盲老人的指点下,考上了音乐学院民乐专业。在老人的启迪之下,少年意识到真正的音乐是有生命有感情的东西,有一种说不出的使人灵魂震颤的力量。老人不仅有高超的技艺,还有崇高、善良、正直、坦荡的优秀品质。如果不是拥有这些品质,他怎会收少年为徒并倾囊相授?又怎会带着少年去拜见师父的坟墓并讲出过去的往事?《在那绿色的山上》中,黄蓓佳想告诉读者,少年的成长并不是考进音乐学院,而是他在认准未来之路的同时让自己明白人格的重要性。

《小院里有一棵梧桐树》讲述的是与奶奶相依为命的小羊的成长故事。任老师念书给病中的小羊听,夸她想象力丰富,鼓励她努力以后当个作家。任老师不仅为小羊开启了一个新的天地,还为她抚平心伤,为她上台朗诵助威鼓劲,送她一条崭新漂亮的白色背带裙。还有热心肠的敏敏和无微

不至地帮助着她的明娜,也给过小羊和奶奶太多的温暖。“有时候她想,要是没有明娜,要是没有这些热心的、善良的街坊们,她和奶奶会怎样生活下去呢?”爸爸因殴打他人致残被判刑,妈妈离婚后再也没回来,小羊只能和奶奶相依为命。她坚强、懂事,深知如果自己不努力,一定会对不起奶奶的辛劳与街坊邻居们的帮助。

与《小院里有一棵梧桐树》相比,《唱给妈妈的歌》更显哀婉动人。孟小羽在恶与善、善与恶之间回奔突,好在他身边有许多始终不放弃他的人。秦所长在小羽离开管教所之后,依然提醒爸爸要记得给小羽过生日;同学杨娜对他的提醒中带着一种坚不可摧的信任,一而再再而三地帮助他;杜老师发现了他动作标准、规范,人也精神,让他领操、喊口令;杨娜妈妈用低沉、浑厚的声音为他读《猎人笔记》,让他感受书中的美好,让他想起妈妈给他唱过的曲子。在病房里听孟小羽念《木木》的老头子、小伙子、小男孩聪明,这些人物虽然只露一下脸、只说一句话,却为孟小羽重获信心添砖加瓦。轻描淡写的寥寥几笔,足以体现黄蓓佳的良苦用心。孟小羽用自己的改过自新,唱了一首伤感又欢快的歌,他把这首歌唱给远在天堂的妈妈听。我们不能忘了,孟小羽的学坏,源于母亲的去世,父亲的撒手。也就是说,家庭教育的缺位是导致他走上歪路的真正原因。对孟小羽来讲,心被理想之光照亮,并不是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而是走出现实的泥潭,做一个腰杆儿挺得直直的、抬起脑袋行走的人。

这两篇早期创作的小说中关于孟小羽和小羊的书写,表明黄蓓佳从一开始就对另类儿童这一特殊群体给予关注,体现了她极具现实感的人道主义情怀,并为此后开辟当代现实主义儿童文学传统奠定了基调。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一定是拥有大爱的好老师,好的儿童文学作品也必然传递出他们赤诚、温热的心声。小羊的健康成长、孟小羽的慢慢进步,都源于黄蓓佳的温柔抚慰和呵护。对他们来讲,黄蓓佳无疑是那个赐予理想之光的人。

追溯书中少年的成长经历,会让少年读者联想到自己是否也有过这样的领路人?还会让他们借此回望自己的成长之路,哪一个孩子身上有过自己的某些影子?如此则可以对自己的过去、现状、未来有更加清醒的认识,书中所写的长辈们也可以给本书的成年人读者树立起可供靠抚、学习的榜样。秦老师的耐心陪伴、盲老人的细心指引、小玲老师的无疆大爱、爷爷的和蔼慈祥,都是成年人读者可以学习的。